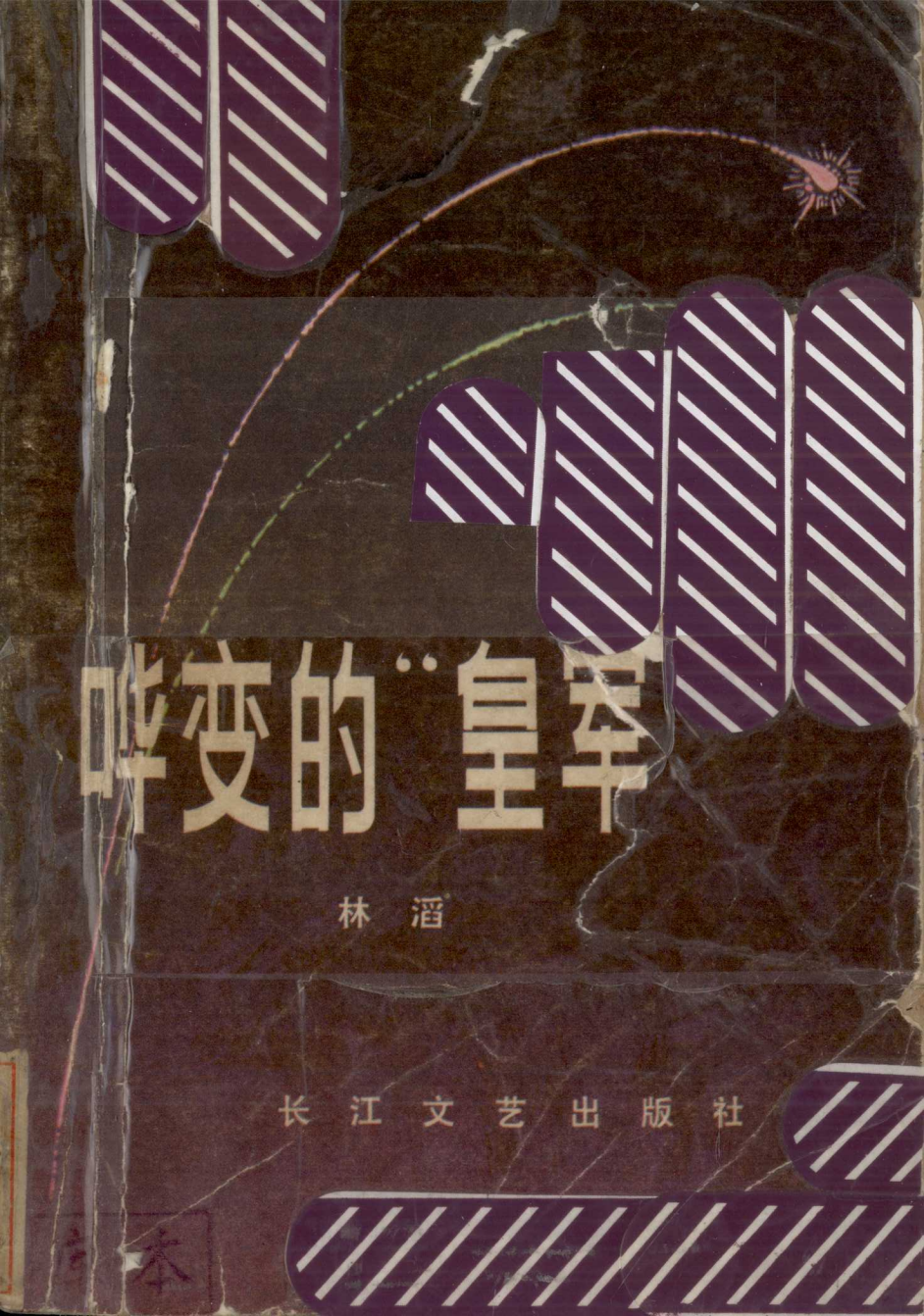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哗变的“皇军”

林 滔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天

哗变的“皇军”

林 滔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抗日战争时期，侵华日军的一些士兵，因不堪残酷的法西斯统治，又接受了我解放区军民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影响，举行过多次暴动。这部小说，就是以发生在湖北应山的一次暴动为主要素材写成的。小说情节生动，真切地表现了日军内部骇人听闻的等级压迫和特务统治，揭露了日本军阀和财阀勾结进行的侵华战争的掠夺性和野蛮性，展示了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。重要人物如暴动的组织者岩崎和积极分子井上，井上的爱人百合子，新四军敌工站联络员“哑巴”，凶残毒辣的应山警备队副官矢口，对日本军队始终丢不掉幻想终于丧生在宪兵魔掌的木村等，都刻划得个性鲜明。

本书初版于1981年2月，现经作者修订重版。

峰变的“皇军”

林 滔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5印张 247,000字

1981年2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2版 1985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81,501—101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19 定价：1.70元

夕阳还留在远处山头，淡淡的阳光，透过薄云，铺洒在灰暗的海面；海浪轻轻波动，闪烁着微弱的光芒。浪花漫漫，滚上沙滩，变成一纹一纹的白沫，又退回海里去。

渔港的一边，摆着一长串渔船，船头稳稳地搁在沙滩上；另一排渔船浮在海面，随着海水的荡漾在摇晃，波浪轻轻地滚进渔船底下，不断地发出撞击的响声。

海风掠过，参差不齐的桅杆上，蓝边黄色的大方旗，红色三角的小风旗，色彩鲜艳的长幡，迎风招展。船旗上一色标着鲜明的“矢口”字号，威风凛凛地向所有的人们显示，西条渔港，这辽阔的海面，似乎全部属于矢口岚一家所有。

离渔船不远的沙滩上，摆着一架牵引渔网的绞盘。绞盘四边，安着四根粗笨的木杠，盘上缠着大拇指粗的棕绳。十几个老头、老婆和年轻的妇女，排成四行，手扶木杠，围着绞盘打圈圈。跟阿部百合子并肩的是井上信次的妈妈阿良大婶，阿良大婶旁边是木村正男的妻子松子。松子的背上，驮着一个娃娃，圆咕噜噜的小脑袋，歪在妈妈的髻子底下，随着妈妈的脚步，一摇一晃。孩子已经睡熟了。

百合子低低地弯着腰，推着木杠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一圈一圈地转着。棕绳紧紧地卷进绞盘，干涩的盘轴，发出

“唧唧、嘎嘎”刺耳的叫声，代替了人们沉默在辛苦劳动中的呻吟。

绞盘架、木杠、棕绳，无穷尽地折磨着这一群贫苦的渔家人。

加藤大伯的脚，老是没有踩稳地上，就让木杠给带走。老头子额角上的汗水和迷糊在眼睛里的泪水，浸湿了皱纹密布的脸皮，来不及用袖子拂拭一下。井上的妈拖着磨掉后跟的草履，尽管使劲地移动着两只腿，还是跟不上前面的脚步。她夹在松子和百合子中间，只好抓紧木杠，借着左右两边的力量，不由自主地移动着虚虚晃晃的脚步。

百合子使上全身的劲，推着木杠，不时低下头，好让肩膀的力气也能使上。额上汗珠落下，一滴一滴渗透到绞盘旁边的沙地里。她顺手拉下头巾的一角，擦去脸上的汗花，几丝丝给汗水濡湿了的头发，粘在刚擦过的半边脸颊上。

海上拂来一阵微凉的海风。百合子昂起头，踏着沉重而坚毅的脚步，望一望远处，海面茫茫一片，渔网沉沉，网绳漫长。捞罢！捞罢！什么时候啊，捞起渔家人的生活和希望！

退潮中的海面，轻波荡漾。井上和木村井排坐在舢板的半中腰。桨，轻轻地提起来，再轻轻地落下，船紧跟着网沿的浮木，浮木吸引着船，徐徐向岸边移动，船的后面留下了长长的蓝灰色的波纹。井上环顾近处海面，眺望远方白皑皑的富士山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用低沉的声音唱道：

云雾茫茫，波浪无边。

浪，冲没着我的心，

雾，遮住眼睛，

……看不见啊，海还是天！什……

富士山，永远在眼前。

你，面对着海，

面对着天，

面对着不平的人间。

富士山啊！富士山！

默默无言！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默默无言！

“噼——啪”一声，打断了井上的歌声。他全神贯注地看着，一条鱼跃出海面，又落进网里，接着又是“噼——啪”一声，一条不多大的鱼，蹦出了网。井上叫道：

“阿正，你看！我真喜欢那条有劲的鱼儿。有朝一日，还清了爸爸欠下的海难债^①，我也将象这鱼儿一样跳出鱼网。那时候，你看我鱼游大海吧！”井上那灼灼的目光转向木村。木村从井上那坚毅严肃的脸孔上，看出他的心，多么沉重。

百合子迎着微弱但带些尖利的海风，额发飘打着汗湿的脸庞。她用指头轻轻地把头发拨向耳边，那洁白的脸蛋，显得格外美丽。她微微抬头，望着海面晃动的小舟。听那边传来了熟悉的歌声，是阿信哥在歌唱。她想起昨天阿信哥送来一条鱼的时候，对妈妈多么和顺。他勤劳、朴实，那粗壮的臂膀，

① 渔船在海上沉没后，渔民对船主欠下的债。

那结实的胸脯……。什么时候还清矢口家的债，他们俩……

“呜！——呜！”汽笛的声响，打断了百合子对井上的思念。

一阵沉重的引擎声带来了一艘古老的汽艇，艇尾掀起一层层浪花，随即平静了下来，汽艇慢慢地靠到渔船码头的石灰栈桥旁边。从船舱里走出一个穿着土绿色马裤和咖啡色翻领上衣的年轻人。矢口家的管家小川良之助，长着一张又肥又厚又凸又圆的嘴，人们管他叫“狮狗嘴”的，紧跟在那年轻人的身边。跟在小川后面的是矢口海产株式会社西条支店的伙计田原大藏。带有马刺的马靴踩在石灰栈桥面上发出的响声，给人一种厌恶的感觉。牵绞渔网的人们，远远的投以鄙视和憎恶的眼光。

“今年来海边度假的财主家的人还没有回东京去？”

“那个就是老矢口的大儿子义雄。”

“士官学校已经毕业，说是剑道一段，柔道取得优秀成绩，听说获得了什么大臣的什么奖？”

“寺内大臣军刀奖。”

“大臣奖值多少钱？”

“有钱总理文磨奖也一样买吧？”

“酗酒，淫乱，比老矢口还缺德。”

“到处浪荡，到处欺负穷人。”

“越缺德，种下的仇恨越深。”

唧唧、嘎嘎的绞盘响声中，掺杂着人们低声的议论和咒骂。

监工三浦，嘴边老是衔着一只小烟斗，常常蹲在渔网绞

架旁边的一块破船板上，不喜欢走动，就象丢在栈桥边那只打桩用的木夯。当他看见栈桥上的来人，却显得非常机灵、敏捷，转过头，屁股一扭，两条粗短的腿，急促地移动起来，向矢口家大少爷过来的方向迎去。离桥头十来步的光景，三浦停了下来，站到一边，上身弯下去，屁股高高地撅起来。黑胖的小脸，朝着大少爷，向前伸出下巴，嘴巴咧着，浓浓的眉毛底下，小眼睛眯成一条线，和大扁鼻子挤在一起，看得出来他是什么表情，只见小胡子微微抖动，说了几句话。这时大少爷义雄，已经走下栈桥，哼了一声。三浦直起腰来，用一种讨好的目光投向大少爷。义雄向这个奴才看了一眼，就往绞盘架这边走来。

义雄的眼光向绞渔网的人群飘过来，敏感地落到百合子脸上，好象发现了什么。百合子眉毛深黑细长，一对大眼睛水灵灵的，薄薄的嘴唇中露出一排白晶晶的牙齿，白嫩的两颊透出微红，端直略高的鼻梁，衬托出她那稍带长圆的脸庞，显得端庄清秀。

义雄再也移不开脚步，他的眼睛随着在绞盘边转动的百合子转动；贪婪的目光从海风吹拂的百合子蓝花夹褂的下襟，移到藕白色的小腿，又从粉嫩的颈上透过衣领，盯住那丰满的胸部……

百合子歪过脸，拉下头巾的一角，遮住脸的半边，眼皮低低放下，极力避开那淫恶的视线，将那敏慧晶亮的目光移到绞盘下的沙地上，下意识地数着前面的人踩过的脚印。百合子在这个权势人家凶残险恶的眼光底下，深深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，一种莫名的恐惧。

加藤大伯转过脸，看了百合子一眼，很快歪过头，朝着

小矢口站着的方向。“呸！”用力吐了一口唾沫。

这给了百合子一种力量，她挺起胸膛，不理睬站在那边的恶狼。心里想：我们虽然贫穷，但是这么多人在一起，怕你什么！

义雄沿着沙滩走出不远，又回头对百合子望了一眼，继续缓缓地拖着难于移开的脚步。他问小川：“那个……”话没有说完。

狮狗嘴完全领会主人心里的意思，向前走两步，挨近义雄，侧过脸：“那就是阿部文治的姑娘，叫百合子。文治和井上良次郎去年出海遇台风没有回来，他们两家各欠沉没船只的债务一百五十元。”狮狗嘴故意装着很认真的样子，接着说：“老太太已经说了几回，家里还需要找个合适的下女，我想把百合子弄来。”他看一看义雄的脸又显得很贴心的问：“少爷你看怎样？”

矢口义雄斜过一只眼睛，看了小川一眼，会心地咧了一下嘴角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从衣袋里掏出烟盒。狮狗嘴连忙划一根火柴替主人燃着香烟。义雄吸一口烟把烟叼在嘴角，然后递给小川一支烟，表示夸奖他的能干和忠心。

随着渔网上的浮木渐渐向海滩靠近，“哟西！哟西！哟西！哟西！……”整齐有力的劳动号子中，推着绞盘杠杆的人们逐渐收紧脚步，接着开始跑动。绞盘加速地转了起来。

百合子心口一阵异常的跳动，觉得整个绞盘浮了起来，沙滩、海水都在转动；她慢慢地倒了下去。

“哎呀！”阿良大婶叫了一声。只见百合子的嘴唇苍白，嘴角涌出白沫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三司人夫

“百合子怎么啦？”

百合子两眼昏黑，四肢酸软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。她软软地躺在绞盘架旁边。

绞盘停了转动，人群一阵忙乱，百合子被搀扶到一旁。

小川回头，看见人群乱成一团，他跟田原说了几句话，田原点点头，继续跟在大少爷后头，沿着沙滩走去。他自己拉开脚步跑到了人群中来。原来是百合子在收紧渔网中晕过去了。他心想，这是报效少东家的绝好机会。他转过脸，看了在旁边的三浦一眼，又把嘴贴到三浦的耳旁，咕噜了几句什么，然后挥动一下手，用很关心的语气喊道：“快送去急救。”三浦很快地蹲下去拉起百合子的臂膀，把百合子扛在背上，就向村里走去。跟在后面的有阿良大婶、加藤大伯、滨田家的芳子……小川已经先跑到停在村口等着接义雄回去的汽车旁边，打开车门，让三浦把百合子放上汽车，回过头来对大家又骂又喊：“你们都跟来干什么？快回去收网呀！”

车后扬起了一股黑烟，汽车向矢口的别墅驶去。

人们呆呆地站着，互相瞪着眼。阿良大婶机警地拍了一下芳子的臂膀，又推了她一下，芳子理会了大婶的意思，急忙转身向海滩跑去。

“阿信哥！阿信哥！”芳子望着海边大声喊，“快来呀！”

大婶也很快跟了上来。井上、水村的舢板驶近岸边，他们从舢板上跳了下来，芳子急切地说了几句。

井上没等她说完，就奔出村口向矢口的别墅跑去。木村、芳子、松子紧跟在后面，大婶尽管加快脚步，仍然落在他们

三人后头。

百合子被抬下汽车，放到矢口别墅门房里，躺在门房的塔塔米^①上，守门的老头子看着这个昏迷不醒的渔家姑娘，好象怜惜自己的女儿一样，摸一摸，看一看。一阵手忙脚乱，刚刚倒了一杯热水，放到百合子嘴边。

狮狗嘴进来，刻毒的眼睛，斜了门房老头一眼，很快换上一副和善的脸孔，装作对有病的人关心的样子，看了一下百合子。他心里想，既然弄来了，可不能白白地放过。他皱皱眉头，叫三浦快些。

三浦再把她背了起来，穿过花园，走进正屋的门口，放下百合子，自己脱了鞋，又背了起来。一上台阶就消失在长长的走廊里。

小川在一间六叠^②的房间门口站着。一个中年的下女在房里轻手轻脚，打开壁柜，取出棉被、垫子、枕头，把三浦扛进来的百合子安顿好。

狮狗嘴这才走进房子，在百合子身边，俯下身子，两手按在枕边的垫褥上。花绸的枕头上，乱蓬蓬的浓黑头发，衬托着一副和蜡塑一样苍白的脸孔。昏迷不醒的美丽的少女，又象在熟睡之中，可以听见极为微弱的呼吸。他心想让她静静地休息一会儿，或许很快会苏醒过来。

他回过脸，对下女使个眼色：“好好地照料着，大少爷会赏你的。”说着跟三浦一起走了出去。

① 铺在房里的地席。

② 一叠约有中国的一张单人床大。

下女看看姑娘，还是紧紧地闭着眼睛。她轻轻地摸摸姑娘冰凉的手，心里说：“真可怜，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，怎么落到他们的手里。”她蹑手蹑脚，慢慢地拉开房门，侧身走了出去。

狮狗嘴在大门口呆了一会，去海边接大少爷的汽车回来了，他迎上前去打开车门。小主人刚下车，小川就把嘴附在义雄的耳边讲了几句，很得意地退到一边，看着少爷进了屋里，这才和跟小主人从海边回来的田原各自走开。

义雄坐在百合子身旁，顺手拿起茶几上的酒杯：“好醉人的酒香！”他惬意地啜了一口，“小川这个人，确实是个干练的人才。”他赞赏狮狗嘴办事聪明、利索，把那杯白兰地一饮而尽，接着，一双邪恶的眼睛，直直地盯着百合子的脸，然后慢慢地移向她的全身。在那嫩弱的身躯和惨白的脸色中，义雄越看越觉得少见的美丽，心中生起强烈的淫念。

百合子微微哼了一声，开始从沉睡中醒来，想转动一下身子，但是没有半点力气。她觉得干渴，舌头都不能动弹，头重得抬不起来。她轻轻地喊：“水！”

坐在旁边的义雄，倒了一杯酒，递了过去。百合子眼皮很吃力地张开，模模糊糊看见一个年轻的男子坐在自己身旁。

百合子又哼出轻微的声音：“阿信哥，水！”

义雄把酒杯放到百合子嘴边，一股辛辣的酒气冲进她的鼻孔，使她完全清醒过来。她的眼睛瞪着小矢口。

“哎！”她叫了一声，撑起身子坐了起来。当她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时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很快站了起来。这个突然的迅速的动作，倒把义雄愣住了。

百合子愤怒的目光扫了小矢口一眼，猛地转过身，冲出

门外，向走廊奔去。

义雄拔开步，紧跟出来，追上去，扯住了百合子背后的腰带。百合子晃了两下身子，挣脱了腰带。她不顾一切，向前跑去。跑不了几步，褂子下襟绊住了脚，这才发现衣服松开了。她双手抱紧衣襟，跑出长廊，仓皇跳下台阶，蹲下去，抓起一只木屐，回头朝着紧追在后头的义雄，迎面摔了过去。

义雄一惊，停住了脚步。

百合子直起腰，顾不得穿鞋，顺着两行冬青树夹着的小路，一口气向花园奔去。她自己也不知道借助什么力量，会跑得这么快。

义雄赶到走廊尽头，一个下女迎面走了过来。他踌躇一下，有点局促。顿时板起脸孔，大模大样地站着，用严肃的目光看了下女一眼。

下女就地屈下双膝，低头行礼。

义雄不得不放弃对百合子的追赶。他倒背起双手，摆出平时那种尊严的样子，大摇大摆地踱到土屋廊缘站定，眼巴巴地望着百合子的背影。他低下头，下意识地看着留在台阶下的百合子的草履，手里摆弄着百合子那根紫色的腰带，茫茫然，象丢失了什么，又象在悔恨他自己动作的笨缓，竟然追不上一个小姑娘。

井上和芳子喘着气，抢进矢口别墅的大门，穿过花园。

阿良大婶紧跟在后面。

守门的老头一边拦着大婶，一边对着跑进花园的井上和芳子大声喊：“出来！出来！”

大婶和老头正在争论，百合子已经踉踉跄跄地奔了过

来。她扑在芳子身上，眼睛看着井上，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。她没有来得及说什么，睁着惊慌的眼睛向正屋方向望了一眼，喊着：

“快走呀！”

老头子看着这情景，带着一种怜惜的心情，走近百合子身边，亲切地看她一眼，问：“没有什么事情吧？”回过头来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真是作孽啊！”随即又转身对大婶说：“对不起了，不是我不让你们进去，那管家的厉害，受不了呀！”

大婶和芳子齐声对老头道声：“再会。”

大婶和芳子挽着百合子的手臂向门外走去，井上捏着拳头跟在后面。

当井上他们回到西条渔村，已经是家家灯火。

阿良大婶把百合子扶进屋里，井上就在廊沿坐下，芳子跑回家拿来一双半旧的拖鞋，百合子这才发现一只脚上血糊淋拉的，半截袜子都被血浸红了。当大婶帮她脱下袜子一看，原来是脚趾头破了，不知是在路上踩着了破贝壳还是碎玻璃。

百合子看见滴在塔塔米上的鲜血，双手抱着脚丫，她才开始感到剧烈的疼痛。井上见百合子眉头紧皱，好象痛在自己心里。那一滴一滴鲜红的血，染在破旧的席上，在百合子和井上的心中，刻下了对矢口的深仇大恨。

晴朗的早晨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。几只花鸡在屋角扒着

啄着。门旁墙上挂着一堆破烂的渔网，门楣边坠着几串干鱼，上面都蒙着薄薄的一层灰尘。这边吊着一个洗手的吊桶。吊桶旁边坠着一个小巧玲珑的风铃，在轻轻地摆动。破烂的屋板篷上钉着几块新的木板，特别显目。百合子家的房屋和村里其他房屋一样凄凉，显出整个渔村的贫困和衰落。百合子在屋旁把一根竹竿的一头挂到屋角的绳子上，另一头架在小树枝上，开始晾晒刚刚洗好的衣服。

这时从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百合子回身一看，发现来人是矢口家的管家狮狗嘴，立即敏感地避到一边。

狮狗嘴鬼头鬼脑地向百合子身后瞄了一眼，走近了门口，喊道：“早晨好！早晨好！”不大的声音中，带着令人讨厌的语调。

听觉十分迟钝的百合子妈阿富婆婆，还在那小得只能站两个人的厨房里转动。

“早晨好！早晨好！”小川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，腔调比刚才严肃了一点。

阿富婆婆终于听见了，马上用颤动的声音答道：“请进来！请进来！”

她拉开厨房门，走到通向门口的六叠外间。一边牵起衣角擦擦两手，眯一下眼睛，很快地认出是矢口家的管事小川。阿富婆婆俯下身施个礼，接着拖着她迟缓的身子，在茶几旁放好坐垫，迎小川坐下，然后自己在茶几另一边的坐垫上坐好，这才按规矩把双膝并拢在坐垫上，上身伏下去，一次抬起头来，又一次把头放平在席上，又道句好。老太婆尽管动作迟缓，但懂得对有钱人家的礼节要特别周到。

小川把两腿盘着坐在坐垫上，也向前动一动腰身，含含

糊糊地应了两声，双眼向房子四周扫了一下。

他盘算着阿部家欠的利息：前月的只还一半，还差两块半，上个月五块，这月又到期了，一共是十二元五十钱。他的指头一点一点地，圆厚的嘴皮也在轻轻地动着。

阿富婆婆从小川的神态和动作，猜到他想说的是什么。

“这个月又到期了，可是……”阿富婆婆从颤动的嘴唇里抖出来的声音，小得象跪在小川寺菩萨跟前发心愿一样。

“是呀，上个月利息你们没有交，四月份的，今天到了期，二月份还欠二元五十钱，一共是十二元五十钱。在进行大东亚圣战期间，银根是很紧的。为了皇国昌盛，债务和税务一样，奉公报国，谁都不敢马虎一点的。”小川说着，那尖利的眼睛，从眼皮底下偷偷地瞄了阿富婆婆一眼。接着又用和缓的口气，装着体谅的样子说：“自然罗！你家的困难，我也不是不知道的。”他松一松脸上的横肉，厚嘴唇把两个暴出的门牙包了起来，嘴巴两边的皱纹也放平了，变成一副和善的脸孔。“本来嘛，文治就是老实人，他在的时候，我也是特别照顾过他的。”

这意外的和善使得阿富婆婆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她拉长耳朵怕漏掉一个字似的等着听小川还要说些什么。

柱上破旧的挂钟，滴哒、滴哒……阿富婆婆觉得自己的心也在突突跳动。

百合子站在格子门边，心神不定。听听屋里没有半点动静，感到惊异，走近台阶前。阿富婆婆的恐怖表情迅速地感染了百合子，一种不祥的预兆，侵袭全身。她脱了鞋，默默地上了台阶，然后弯下腰：“早上好！”向狮狗嘴敷衍了一声。

小川的脸还没来得及转过来，百合子已经低下了头，把手上的盆子放在台阶下，避开小川的视线，很快地擦过他的身边，拨开里屋的障子门。

小川那阴险得可怕的目光，在她背后扫过。一点工夫，百合子进了里屋，把障子门关上。

她的头低低地垂在障子门旁边，用袖子擦拭一下眼睛。

从门缝透进一抹淡淡的阳光，斜映在破旧的榻榻米上。一线光明渗入百合子心里。“只要井上不被征去当兵……”她坚决相信井上，完全可以指望井上的帮助，逃脱矢口家的灾难。井上的身体那么好，又很勤劳，他们一起劳动一年半载，一定能够还清矢口家的债务。

百合子低着头想着想着，好象轻轻地偎在井上胸前，感到温暖、幸福，一点也不觉得孤单。

小川的目光停留在阿富婆婆的脸上，心里还留着百合子的窈窕的背影和长长的辫子，继续说：

“多漂亮的姑娘呀，多大了？十七岁了？有了，打算了吗？昨天姑娘不舒服，我家大少爷关心她，叫我帮着做了急救。大少爷也还记得文治，他是个老实人。他说百合娘^①的哥哥为皇国出征，你们母女俩怪可怜的，特地交代我对你家要多加照顾。”

他语气温和，讲得很慢，可是听觉不灵的阿富婆婆没有听出头绪，只听到一连串好话。凭老年人的经验，她心里明白，这些财主家的腿子，从来是口蜜腹剑。眼下说了这一大堆好话，可以肯定已经安好了圈套。

① 对百合子的亲昵的称呼。